

大唐新語卷之一

唐

劉肅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
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
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
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
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
平之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爲

大周書卷之十一
右僕射玄齡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
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
受詞訥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
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
不以已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
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
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
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
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于懷卿體吾意爲製

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
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
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
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于其家也
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
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
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
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
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

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尅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彘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讒勅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旣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如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之烈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將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

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
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
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
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
當爲陛下煞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
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
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
國執權爲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

下頃立承乾後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於此今若

立魏王

須先措置晉王

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

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群臣盡出詔留

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

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憊因自投于床無忌爭趨

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

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

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

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寮立

晉王爲皇太子群臣皆稱萬歲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承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畧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

宮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旣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爲安固尉頊辭曰得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頊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頊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

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爾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項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項項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項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尚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

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項之謀乃召項問項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項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新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勲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

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

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二年于茲矣今天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豎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旣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弃群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

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萬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于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卧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候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真杜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

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并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

政事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爲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于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旣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召會于行所

大原素言 卷之一
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弃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權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亶亶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敘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爲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尚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

允釐旣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昂垂黼藻於當年
微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
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
頤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
天下之動昔傳風諷綢繆歲華含春谷之聲和而
必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
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惣六官之紀端揆
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
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慙旣喪斯文宣
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
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
遵往祿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
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
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
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
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
耽翫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

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未代規模
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
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開元

二年加崇
二十三年

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

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旣而謂人曰
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
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
有蘭臺東觀宋有恕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
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
今日則豈得扶翰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
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
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
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
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
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
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
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

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
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
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
杜稷先覺合於著龜末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
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賜
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諫第二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
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

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
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
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
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
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
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使受陷其罪恐非道
德齊禮之義乃免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却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

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
皇后退朝服立於庭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
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
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
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
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
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
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

垂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
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憇滄川縣官舍俄而李
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
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
卽令按驗滄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
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
外官吏傲闕庭法式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
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

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吏
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爲得不漏
那律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
賞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卽位獵于渭
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
訓禽荒我後來冬狩二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
事武功揚奔走來未及翔飛豈暇翔蜚熊從渭水
瑞翟相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
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鑿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
在宥亭毒匪多傷庾申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詔
褒美賜物五千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爲
稱職所薦用人遂咸至大官

大唐新語卷之一終



九月新書

卷之一

五

大唐新語卷之二

唐

劉肅

極諫第三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
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
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鷓鴣者此乃前朝之
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
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
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

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滛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群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爲僚友則克崇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疋遂拜爲侍書御史

高祖卽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叅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彌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

對曰不敢以先生法服而爲伶人衣也淮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鈞爲開府有國家者俱爲殷鑒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蘇長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

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群臣曰今日畋樂乎長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有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其畧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功力何異昔

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殿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爲至德今若不遵舊制卽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昭示萬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賜采三百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

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二百餘里鑾輿動輒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皇甫德叅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

是厚歛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否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徐克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詞多不盡載克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

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五載一巡狩群后肆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如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宜王畧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見明勅施行所以不敢陳默奉勅顧問敢不盡言伏以高黎雖平扶餘尚梗西道經畧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車駕備挺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

幸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袁利貞為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樂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後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高宗即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能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疋遷祠部員外

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黎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且高黎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弃其地不足以損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報

中書令郝處俊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

召宰臣議之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於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卽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并賜太子忠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龜鼎焉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懼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踈楚之君臣乃用黃金七十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常有凶慝焉知不先謀踈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有社稷之禍伏乞陛下迴思遷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歿爲忠鬼孰與存爲諂人如羅織之徒卽是踈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爲俊臣所構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

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贓罪流于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性

唯險詖志越谿壑幸以遭遇聖主累忝殊榮承愷
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
効涓塵以裨川岳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
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納賄易貲公引頑
凶受賂無限醜聞克斥穢蹟昭彰且境外交通情
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私取怨外國
論之者取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而鉗口晉卿昔
居榮職素闕忠誠屢以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
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悔改乃徇賍
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直義在觸邪請
除巨蠹以荅天造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
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樂二年上疏諫請復
于明辟其詞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
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
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
子之恩蔽太子元良據太子神器何以教天下
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

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
疏奏不納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
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範等保護獲免後
坐節憫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卽位下詔曰蘇安恒
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謹可嘉屬回邪
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可贈諫議大
夫

張東之旣遷則天子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
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
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
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
制命旣行陰雲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爲天人之應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
書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
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
門迎謂璟曰朕以爲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
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恐有
竊議國故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

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柳渾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觸疾詞不切不可以裨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

陛下卽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

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弃也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

斜封之人不忍弃是常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

贈李多祚鄭克義之徙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

於此而獨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

子道消小人道長爲正者銜冤附僞者得志將何

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

渾拜監察御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鵠

鵠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鴈時忙三農竝作

田夫擁耒蚕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

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

魚肉間之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

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九鳥麒麟爲九獸則鵠鵠

鴻鵠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
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
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詔荅曰朕
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
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
故輟綱轄之重以處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
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
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荅至言

安祿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

中書令卽日進呈帝見素謂楊國忠曰安祿山有不

臣之心暴於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明矣遽
請對玄宗曰卿有祿山之意耶見素趨下殿涕泗
且陳祿山反狀詔令復位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
出俄又宣詔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矣見
素自此後每對見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銷其
難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許爲草詔訖中留之遣
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且觀其變璆琳受賂而還因
言無反狀玄宗謂宰臣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

大曆新語 卷之二 十三
矣後璆琳納賂事洩因祭龍堂託事撲殺之十四
年遣中使馬承威賫璽書召祿山曰朕與卿修得
一湯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華清宮承威復命
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見臣宣進旨踞床不起
但云聖體安穩否遽令送臣於別館數日然後免
難至十月九日反於范陽以誅國忠爲名蕩覆二
京竊弄神器迄今五十餘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
堅冰所由者漸向使師尹竭股肱之力武夫効腹
心之誠則猪突豨勇亦何能至失於中策寧在人
謀痛哉

剛正第四

肅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
黜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
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
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
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禘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
軒問仁禘仁禘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而進曰
臣與仁禘連曹頗知事由仁禘懦而不能自理若

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禘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禘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荅曰鵬鶚鷹鷂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欲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庭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托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鞠之義府惧謀洩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鸚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有賤而言忠者乃庭劾義府曰臣聞誣下罔上聖

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職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乃馮附城社蔽虧日月託公行私交游群小貪治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其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美我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愬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大獄遂罷

以正直庭諍爲皇甫文所構與來俊臣同日弃市
國人懽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構云結少年爲耐久朋
則天大怒下獄勘之易之引張說爲證召大臣令
元忠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佯氣逼不應元忠懼
謂說曰張說與易之共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
元忠爲宰相而有委巷小兒羅織之言豈大臣所
謂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
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

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
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
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詎知伊周爲臣之本末元
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
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
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不遣臣學伊
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
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
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

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方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衛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嗚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土公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卽入罪所獲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勅命令

天顏

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若解乃傳命令易之就臺推問斯須特勅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卽法有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璟獨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喚五郎爲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

大周新語 卷之二十一
故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勅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賊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中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

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庭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薛懷義承寵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附馬薛紹再從叔或俗人號爲薛師猖狂恃勢多度膂力者爲僧

九月新言 卷之二
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卽遣來矩至臺薛師亦至踏階下馬但坦腹於床將按之薛師躍馬而去遽以聞則天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度僧任卿窮按其事諸僧流遠惡州矩後竟爲薛師之所搆下獄死

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北賊退散後乃奏滄瀛等州註誤者數百家左拾遺王承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因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草澤註誤之人以自解豈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惶懼諸註誤者悉免中宗朝鄭會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瓌奏請按之以司直范獻忠爲判官瓌奏收會思會思妻得幸於常庶人持勅於御前對中宗屢抑瓌而理會思應對頗不中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瓌中宗問其故對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

先斬逆賊而後聞今使其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
曾思反狀昭露陛下爲其申理此其反者不死今
聖躬萬福豈有天耶臣請死終不能事曾思獄乃
定朝廷咸壯之

中宗反正纔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常氏頗
干朝政如則天故事桓彥範奏曰伏見陛下每臨
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參聞政事愚臣
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
無不破國亡家 傾朝繼路以陰干陽違天也以

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書稱牝雞之
晨唯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干
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以蒼生爲念不宜令
皇后往正殿干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
式敘鼎命惟新矣疏奏不納又有故僧惠範山人
鄭曾思葉靜能等並挾左道出入宮禁彥範等切
諫並不從後彥範等反及禍

桓彥範等既匡復帝室勲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
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問明狀卿裴

笑之最矣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案問中宗不許明日又進密狀乃降勅曰卿列霜簡忠在觸邪遂能不懼權豪便有彈射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迴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歟累遷刑部郎中琬兄瑒以孝友稱歷

刑部員外揚州司馬丁母憂晝夜哀號水漿不入
於口不勝喪而卒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常溫等侵百姓田
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
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
冀他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比陸
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
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復爲雍州司倉
長吏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

不從因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
別求好官大同曰某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
之望唯以雍州判佐爲好官晉不能屈大同闔門
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祖也

李令質爲萬年令有富人同行盜繫而按之駙馬常
擢策馬入縣救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
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爲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
以常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
擢之勢但甲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

朝列賀之日設以獲譴流於嶺南亦爲幸也

大唐新語卷之二

終

大唐新語卷之三

唐 劉肅

公直第五

唐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與六月
同事方慶辭曰臣母老請歸養太宗不之逼貞觀
中以爲藁城令孫襲秀神龍初爲監察御史時武
三思誣桓敬等反又稱襲秀與敬等有謀至是爲
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辭理竟不屈或報祖雍云適
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襲秀聞之泫然流涕祖雍

大周新詩 卷之三
一
曰桓彥範負國刑憲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測聞其死乃對雍流涕何也襲秀曰桓彥範自負刑憲然與襲秀有舊聞其死豈不傷耶祖雍曰足下下獄聞諸弟俱縱酒而無憂色何也襲秀曰襲秀何負於國家但於桓彥範有舊耳公若盡殺諸弟不知矣如獨殺襲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卧祖雍色動握其手曰請無慮當活公乃善爲之辭得不坐

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克僭號署爲散騎侍郎王令子師之將行束修之理德明服巴豆散卧東壁下克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給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畢及入朝太宗引爲文館學士使閭立本寫真形褚亮爲之讚曰經術爲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終於國子博士

李密旣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吏郭恪曰魏公旣歸于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卽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聞其表甚

恠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盛德推功真忠臣也卽授黎州惣管賜姓李氏

貞觀 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戒庶乎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爲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官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未興之諫頗因故事

竇靜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少卿靜頗方直甚不悅元楷之爲官屬大會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意在奢侈

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上躬履
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
然而退初太宗旣平突厥徙其部衆於河南靜上
䟽極諫以爲不便又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餉皆
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譴及太宗梓
宮在前殿又垂臂過侍御史間玄正彈之曰敬宗
往居先后喪已坐言笑黜今對大行梓宮又垂臂
無禮敬宗懼獲罪高宗寢其奏事雖不行時人重

其剛正

劉仁軌爲左僕射暮年頗以言詞取悅訴者戶部員
外魏克已斷案多爲仁軌所異同克已執之曰異
方之樂不入人心秋蟬之聲徒聒人耳仁軌怒焉
罵之曰癡漢克已俄遷吏部侍郎

則天朝豆盧欽望爲丞相請輟京官九品已上兩月
日俸以贍軍轉帖百司令拜表群臣俱赴拜表而
不知事由拾遺王承禮謂欽望曰群官見帖卽赴
竟不知拜何所由旣以輟俸供軍而明公祿厚俸

優輟之可也卑官貧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
豈國之柄耶欽望形色而拒之表旣奏未禮歷階
進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籍貧官
九品之俸而欽望欺奪之臣竊不取納言姚璿前
進曰秦漢皆有稅筭以贍軍未禮不識大體妄有
爭議未禮曰秦皇漢武稅天下使空虛以事邊柰
何使聖朝倣習之姚璿言臣不識大體不知璿言
是大體耶遂寢

魏元忠男昇娶榮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
三思廢常庶人不克爲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
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
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曰鄭遠納錢五百
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尚
茲賢行實欲榮其姻戚遂起復授遠河內縣令遠
子良解禍洛州叅軍旣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迨元
忠下獄遂誘和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官
歷三朝榮躋十等雖金精屢鑠而玉色常溫遠胄
雖叅華身實凡品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縵旣水

王交歡理資同穴而下山之失未遠御輪之聳已周無聞寄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點辱衣冠而乃延首 陬宜從擯斥雖渥恩周洽刑罰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資懲革請裁以憲網禁錮終身遠從此廢棄朝野咸賞察之公直

來俊臣弃故妻奏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正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正事商量內史李昭德撫掌謂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諸宰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太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

李自挹女乃復辱國耶遂寢思正竟爲昭德所緝榜殺之

長安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迺相牽引咸自承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

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滅凶豎朝庭宴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迺起歌舞并唱迴波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於是宴罷

安樂公主恃寵奏請昆明池以爲湯沐中宗曰自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安樂於是大役人夫掘其側爲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常庶人皆往宴焉今公卿已下咸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龍末朝綱失敘風教旣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

許獻食號爲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悞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耳晉卿無以對

中宗暴崩秘不發喪帝庶人親惣庶政召宰相常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會議遺詔令常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謂常溫曰今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諸王居嫂叔之地難爲儀注是詔理全不可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溫等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語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續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鳴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詔玄宗從之

蘇瓌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玄宗素服候

變撤樂減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賑恤
不急之務一切停罷瓌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
音勤卹人隱令徒已下刑盡責保放准流死等色
則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
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災祥糞合上旨
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
此所謂修德囹圄不擾甲兵不黷理官不以深苛
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
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
耻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誠動天不在制書頻下玄
宗深納之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常擢又降崔銑誅先卒
又公主薨同皎子繇爲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
勅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
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
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
却耐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

而可作崔詵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
謬膺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庭
咸壯之

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工
錄及已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
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爲次若顛倒衣裳
則譏議起矣今登封霈澤十載一遇清流高品不
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綬但恐制出之後四方
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悠悠
之談何足慮也果爲于文融所劾

李輔國扈從肅宗栖止帷幄宣傳詔命自靈武列行
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後於銀臺
門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朝野道路側目又
求宰相肅宗謂之曰卿勲業則可公卿大臣不欲
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速表薦已肅宗患之乃謂蕭
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卿與
裴冕蚤爲之所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臂可截
也而表不爲也復命奏之上大悅

清廉第六

李襲譽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譽爲揚州引雷
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
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捐
取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
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
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克衣所
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
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鄭善果父誠周爲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善果性至
孝篤慎大業中爲魯郡太守母崔氏甚賢明曉正
道嘗於閣中聽善果決斷聞剖析合理悅若處事
不允則不與之言善果伏床前終日不敢食母曰
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徇國吾
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至方伯豈汝
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婦也有慈無威
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
目見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勵已清廉所蒞咸有政

績煬帝以其儉素考爲天下第一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入朝拜庶子數進忠言多所匡諫遷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馮立有武藝畧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構阻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對曰屈身事王期於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獻

欵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出牧南海前後牧守率多貪冒蠻夷患之數爲叛逆立不營生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畢飲而去

裴炎有雅望於朝庭高宗臨崩與舅王德真俱受遺詔輔少主則天旣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將行革命之事徐敬業舉兵於揚州時炎爲內史示閑暇

大周新書 卷之三
不急討則天潛察之下炎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
劉齊賢等庭爭以炎忠鯁無反狀則天曰炎反有
端顧卿不知耳範賢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則天
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及炎旣誅範賢亦被廢黜
炎將刑顧謂兄弟曰可憐官職並自得之炎無分
毫遺今坐炎流竄矣炎雖官達而甚清貧收其家
畧無積聚時人傷焉

楊嶠爲祭酒謂人曰吾雖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逾
疇昔一尉也時議重之嶠祖父休之事北齊執政
將封爲王以寵之休之固辭而謂人曰我非奴非
獠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爲侍中頰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
不與妻謀及還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室屢
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
已過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

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
嘗乘欵段豆盧欽望謂之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
駿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歎伏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
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
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
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
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
受遣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
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
駕部郎中

懷慎其先范陽人祖父恣爲靈昌令因家焉懷慎
少清儉廉約不營家業累居右職及秉鈞衡器用
服飾無金玉文繡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
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贈荊州大都督諡
曰文成玄宗幸東都下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
慎衣冠重器廊廟周材訐謨當三傑之一學行惣
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隣於
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籬金非寶然妻孥貧窶
儋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
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車

駕還京師望見懷慎別業方營大祚齊憫其貧乏
卽賜絹五百疋制蘇頲爲之碑仍御書焉子夔歷
任以清白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
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
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旣利物存
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爲晉陵太守
嶺南利羨山海前後牧守賊汚者多乃以夔爲嶺
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

大唐新語卷之三

終

大唐新語卷之四

唐 劉肅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幹局明法令仕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爲秦
府掾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
正人用心存法無過如戴胄者乃以爲大理少卿
杜如晦臨終委胄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
法吏不遘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胄於
朕無骨肉之親 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延官

爵以酬勞耳其見重如此

唐臨爲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恠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卽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親爲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初臨爲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常挺責以朝列不肅臨曰此將爲小事不以介意請俟後命翌日挺

離班與江夏王道宗語趨進曰王亂班將彈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動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張玄素爲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隲盜官糧太宗大

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雋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將引其子聳杜懷恭行以求勲効懷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勣贍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旣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勣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時議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懷慮深矣

明崇儼爲正諫大夫以竒術承恩夜遇刺客勅三司推鞠其妄承引連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爲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之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

勝言善才等伐陵栢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栢而殺大臣請不奉詔高宗滂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栢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辛毗牽裾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

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旣無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爲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

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雖國之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弃臣於無人之境以爲忠貞將來之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謹妻龐氏爲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呪詛草狀以聞先於玉堦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旭給事中龐弃市將就刑龐男希瑊訴寃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死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旣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獲申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

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勅減死放于嶺南月餘復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則天固授之有功曰臣聞鹿走於山林而命懸於厨者何勢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從寬行法必坐而死矣則天既深器重竟授之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中宗朝追贈越州都督優賜其家并授一品官開元初竇希城外戚榮貴奏請迴已之官以酬其

子

太宗時刑部奏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駁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獄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不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叔世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秦嚴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子天屬昆弟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何愛兄弟文多不盡載朝廷從之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寤
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
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
行誅決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
天驚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屈李
昭德進曰懷古推事踈畧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
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執一奈何使臣誅無
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
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寃濫雖死不恨也則
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閫知微和親于突厥突厥
立知微爲南面可汗而入 趙定懷古因得逃歸
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
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
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爲忠恕之報

魏元忠張說爲二張所構流放嶺南下官侍郎崔貞
慎將軍獨孤禘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並追送
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
元忠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並實可畧

問速以聞斯須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費功夫遂至許時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亦不知柴明處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慎等無反狀則天怒曰爾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忠以國相流放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則天曰爾欲恕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不見貞慎等罪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敬則知政事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可愛時人深賞之

則天朝或羅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葳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屍于洛水行岌按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當汝無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

臣必須狀實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矣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實我卽令俊臣推勘汝自無悔也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競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畧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搵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刺客殺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於臺側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側門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競素重館客館客不之疑密隨之行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謀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競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朝長安市屢非時殺人履霜因入市聞其稱冤聲乘醉入兵圍中大爲刑官

所責履霜曰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履霜亦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請詳其按此據令式也何見責之甚刑官唯諾以按示之時履霜詳其案遂拔其二斯須監刑御史至訶責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當刑能申理者加階而編入史乃待御史之矣也御史以聞兩囚竟免由是名動京師他日當刑之家或可分議者必求履霜詳案履霜懼不行死家訴於主司往往召履霜詳究多所全濟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爲姑蔑令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僧惠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州縣不能理其夫詣臺訴寃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將奏之臺中懼其不捷請寢其議登曰憲司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爲岐州刺史時議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謂歟

李承嘉爲御史大夫謂諸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

大周新語 卷之四
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諸御史悉不稟之承嘉厲而復言監察蕭至忠徐進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設彈中丞大夫豈得奉諮耶承嘉無以對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註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卽路繫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赦文刊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金繫在州獄

此卽見禁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註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 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春驛方睡見此十人祈哀纔寐覺至于再三乃召驛吏問之驛人對如夢昭道卽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殽以酹之觀者莫不獻欵乃移牒近縣備槥擯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劉少徵憑恃本義親姻頗驕于貨殿中侍御史辛替否按之義囑替否以寬其罪替否謂

大曆新詩 卷之四
同列曰少徵恃勢貪暴吾忝憲司奈何懼勢寬縱
罪人以侮王法少徵竟處死

開元中申王撝奏辰府錄事闡楚珪望授辰府參軍
玄宗許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奏旨王公駙馬所有
奏請非降墨勅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請停詔從之
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
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盡肅宗將宥之下
百寮議常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
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爲萬代之法陟嘗任吏

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敘五品陟判之曰青氈展慶
曾不立班朱緩承榮無宜卧拜時人推其強直政
能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猶少至三從弟姪皆封爲
王及太宗卽位問群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
封德彞對曰不便歷觀徃古封王者當今最多兩
漢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踈遠者非有大
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居名器所以
別親踈也太宗曰朕爲百姓理天下不欲勞百姓

以養已之親也於是踈屬悉降爵爲公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背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晝
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十人仁傑曰此途窮
者不輯之當爲患乃明勝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
獄者廩而給遣之高宗喜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
頒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薛大昇爲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昇
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
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
德滂被大昇又決長盧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
境內無復水害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勅
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
園葵况臨御萬乘而賣鬻蔬菜事遂不行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彥光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
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改名半千義
方卒半千彥光皆制師服上元初應六科舉授武
陟尉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

大周新語 卷之四
俄縣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宗大怒因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媿也遽令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上第擢拜左衛滑上參軍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辭則天曰又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疋累遷正諫大夫封平涼郡公開元初卒

鄭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陰尉應制則天臨軒問何者爲忠諸應制者對率不称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幸長安惟忠待

制引見則天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
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黃門侍郎
時議禁嶺南首領家蓄兵器惟忠議曰夫爲政不
可驟革其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
如或禁之豈無驚撓耶事遂不行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川途善於溝洫嘗於前北約魏
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虜渠以避海難餽運利
焉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京師爲之語曰傅
孝忠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鑿之

利也

則天將不利王室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坐
死者六百餘人沒官人五千餘口司刑使相次而
至逼促行刑時狄仁傑檢校刺史哀其誣誤止司
刑使停斬決飛奏表曰臣欲聞奏佞爲逆人論理
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復毀意不能
定此輩非其本心願矜其誣誤表奏持勅配流豐
州諸次于寧州寧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
汝耶相携哭于碑側齊三日而後行諸 至豐州

大周新詩 卷之四 十一
復立碑紀德初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旣平之後
將士恃威徵歛無度仁傑率皆不應光輔怒曰州
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不赴仁傑汝南教亂一越
王耶仁傑曰今一越王已死而萬越王生光輔質
之仁傑曰明公親董戎旃二十餘萬所在劫奪遠
邇流離創鉅之餘肝腦塗地此非一越王死而萬
越王生耶且脇從之徒勢不自固所以先著綱理
之也自天兵暫臨其棄城歸順者不可勝計繩墜
四面成蹊奈何縱求功之人殺投降之士但恐冤
聲騰沸上徹于天將請尚方斷馬劍斬足下當死
而請命死猶生也遂爲光輔所譖左授復州刺史
尋徵還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爲立生祠遷內
史及薨朝野悽慟則天贈文昌左相中宗朝贈司
空睿宗朝追封梁國公哀榮備於三朝代莫與爲
比

帝景駿爲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濫景駿審其地
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大饑景駿
躬自巡撫貧弱人吏立碑以紀其德肥鄉人有母

子相告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命之罪也因淚下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其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狂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思何慙懃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老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終於奉

先令子述開元天寶之際爲工部侍郎代吳兢修國史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爲政廩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匱之甚實百當今然而財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富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行

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
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
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歛輕徭免窮苦之子
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
盡載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
但云得罪於母死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
寡婦曰汝寡居唯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
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

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俟其後寡婦旣出謂
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喻之寡
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
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乃杖
殺道士及寡婦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
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
硤石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路要遂
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虜不復縱又令甘州刺

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爲都督一縑易數千斛軍糧積數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爲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令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群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懼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也

大唐新語卷之四 終

大唐新語卷之五

唐劉肅

聲校

忠烈第八

李玄通刺定州爲劉黑闥所獲重其才欲以爲將歎
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
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
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
寬慰吾當爲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
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

大曆新言 卷之五
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潰腹而死高祖爲之流涕以其子爲將軍

劉感鎮涇州爲薛仁杲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戰因爲賊所擒仁杲令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埋感脚至膝射而殺之垂死聲色愈厲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諡曰忠壯

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舉將作政所執以見舉達詞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瘦老嫗何足可識舉奇而宥之有奴賊帥張貴問達曰汝識我達曰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人救獲免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詔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當須載之史策後復拜隴州刺史

堯君素爲隋煬帝守蒲州頰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

所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
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
稷名位若是不思報効何爲人作說客耶通曰我
力屈君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
盡君何自苦陷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
所知引弓射之慟哭而去君素尋知事必不濟要
在守厄數謂諸將曰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
頸以付諸君也俄爲麾下所殺後太宗幸河東嘉

其忠節贈河東刺史

屈突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
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靜所敗通至歸東
都不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
爲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
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
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
節於此奉見爲本朝之辱以愧王高祖曰忠臣也
以爲兵部尚書

蕭瑀貞觀初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
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爲
兄弟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
不可以刑戮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
草版蕩識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眇身古人無
以過也然善惡大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訓
誠恐死忠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
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

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

潜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
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臟
皆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令舁入宮中遣醫
人却內五臟以桑白皮縫合之傳藥經宿乃蘇則
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卽
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
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
冬開花大鹿挾其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

玄宗卽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李多祚韎韐酋長也少以軍功歷右羽林大將軍掌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擊鼓鐘鼎食貴寵當代豈非大帝之恩將軍旣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於色遂與柬之定策

誅易之等以功封遼陽郡王實八百戶後從節愍太子舉兵遇害睿宗下詔追復本官

張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當入三品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善陰陽算術與敬之有舊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勵此兒子耳敬之弟納之爲司禮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師指納之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間必不墜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憬慷慨有節槩與駙馬王同皎
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憬遁於比干廟自刎臨死
謂左右曰韋后亂國寵樹奸佞三思干上犯順虐
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可久懸吾頭於國門觀其
身首異處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
我以忠見殺三思果敗

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斬張
易之等遷則天於上陽宮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
引諸武以誅之彥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誅戮遽

解其縛束之固爭不果既而權歸三思諸同謀者
咸曰斬我項者桓彥範也彥範曰王上疇昔爲英
主素有明斷吾留諸武使自致耳今日事勢旣爾
乃上天之命豈人事乎尋並流放爲三思所害海
內咸痛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起北軍誅之旣而韋庶人
與安樂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門千騎王歡熹倒
戈擊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鄆縣爲宗楚客之黨所
害三思嘗令子宗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太子

積忿恨遂舉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卽位悼太子殞身狗難下詔曰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帝明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羅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憤惋今四凶滅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寃以抒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處訥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

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諄之且往者則天欲立相王爲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構虛中宗納其言乃止十起未詳

節義第九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

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就執事豈以兩兒爲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狗義之夫一至於此可尚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慕張綱爲人因改名曰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躬自埋瘞時人義之仕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

也隋文帝切責官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賢明之士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絃歌鷹犬之徒日在其側乃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爲尚書左丞周齊王女孀居綱以故吏每加贍恤及綱卒宇文氏被髮號哭如喪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讀姚思廉不離王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

王室不宜無禮於王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
史太宗至聞其義令其扶主至順陽門泣拜而去
衆咸歎其謂真謂忠烈之士也節愍太子兵散遇害
宮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竈嘉勛解衣裹太子
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
平興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曰竈嘉勛能重名
節事高欒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
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祿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祿山反未至間
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
事以見賊徒謂曰爲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爲逆
節死無恨焉賊徒皆愴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菓有蒲萄叔達爲侍中執而不
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
有毋遺乎遂嗚咽流涕後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國
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

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嘗所害苦志寬亦有
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
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
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
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讐
之志遂詣州府自露爲君操探密藏白刃刺殺之剗
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
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
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年聞諸典禮父讐不同天
早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寃情今耻旣
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
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
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
果已歿毀瘠過禮事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譽傲爲時輩所嫉
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群寮不叶司馬周

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
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醢密懷刃
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
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
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
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
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弟
景禕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祭爲之豐及葬時屬
寒跣履霜脚指皆墮旣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
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所構遇害時人
傷焉

劉審禮爲工部尚書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
十八萬與吐蕃將諲欽陵戰於青海王師敗績審
禮沒焉審禮諸子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
許之次子岐州司兵易從投蕃中省父比至審禮
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
從徒跣萬里護視以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庭嘉之

贈審禮工部尚書諡曰悼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闔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爲彭城長史爲周興所陷繫於彭城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誣枉競解衣投於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舉無與比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爲首領所保匡救獲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藜葦有小鳥如鷓鴣來巢孕卵五色旦如雞子數日鷲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鷲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爲兵曹鳥

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告其賊者勅監察楊汪按之

汪途中爲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
州誣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琇
與兄瑄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
殿侍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瑄琇於東都候萬頃手
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讐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
爲吏所得時人皆矜琇等幼穉孝烈能復父讐多
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
不可玄宗以爲然顧謂九齡等曰復讐禮法所許
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義不顧命國家設法

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讐之志赦之矜格律之道然
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下詔曰張瑄兄弟同殺推
問欵成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
矜其爲父報讐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存
久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
參殺人亦不可恕一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
河南府告示瑄琇既死士庶痛之爲作哀誄勝於
衢路市人歛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於北邙恐爲
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冢數所於其所其爲時人之

小姓
稅文

大唐新語 卷之五

所痛悼者如此

大唐新語卷之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唐新語卷之六

唐劉肅

友悌第十一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爲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
幸多何爲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
勣亦年老雖欲長爲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
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卧東西壁一牀而已
除服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朝無留事

高宗大漸勅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
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
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爲祥瑞嵩陽令樊文進瑞
石則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
庶則天甚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
詔旌其門爲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
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
密之亂爲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
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
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
輩不圖爲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
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壯
武公拜二子爲承務郎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
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
蜀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
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
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

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初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旣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爲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已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第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懽因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發鴿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脩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賊自嶺南逃歸匿於南金家俄爲讐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以身當死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

大唐新語 卷之六
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
旭上其狀玄宗嘉而省之報免陸象先等咸相欽
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爲隋王侗記室東
侍讀因稱制授侍郎王充將行慕奪侗謂士季曰
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庭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
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
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大學博士
而卒

舉賢第十二

李大亮隋末爲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
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旣貴每懷
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
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
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
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復之太宗卽以弼爲中郎
俄遷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謹雖妻子不見惰容
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
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

大唐新語 卷之六
之無後者三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畢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爲舍親戚孤遺爲大亮鞠養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伏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難復私讐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

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爲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楊素竭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

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對獨狐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勳畧在位下檄准賞德彝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據吾座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嗟賞

亟薦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叅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官寮以解之流挺珪於雋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

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
還

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

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浚儀令崔賢育

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

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

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

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

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卽不聞

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

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

陳事大銜設鼓以代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

稅及宿衛大小交卽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

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

承恩寵者迓於行在太宗喜悅高宗高宗曰馬周

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

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

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

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詵江陵平授秘書郎直中書校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與樞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恠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勲舊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

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能盡知唯霍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爲妃

元軌高宗子也高宗崩毀瘠過禮恒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嘗使國令徵賦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

今慙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
至陳倉死於檻中天下寃痛之

岑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
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
有留者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群
寮勸進憲子承家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
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兄風乃由是召拜
晉王友記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隨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中爲詹事府

主簿與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朗等
修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
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
經召宰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略陳五孝諸
儒難問相繼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
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
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經之益爲大也
顧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
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大唐新語 卷之六
徵臣願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綵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李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熹遂耽翫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奔任異少孤養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爲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今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遷刑部尚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

因泣下市人爲之歔歔湏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勅免刑宜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報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闔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家於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卧各言其志處俊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觀濟等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

大曆新言 卷之六
矣然來早貴所惜末途屯躓達餘而最壽者夫速登
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顧謂仲覽曰公因
四人而達後各從宦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
州判佐叅選引注之次濟遽索筆曰如志如志注
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敘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
爲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
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
相所言

元忠爲二張所搆左授高要尉王峻密狀以申明
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峻曰魏公且全已爾今
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坐見子狼狽也峻曰魏公忠
而獲罪峻爲義所激必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
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
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
甄錄也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
竭愚思仰申清德當冀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
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之聚糧之資食

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
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左
最官至青刺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
業放於番禺匿州叅軍敬元禮家吏按獲之與元
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爲福業
所累愧其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 我得已
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

使路敬潛屈於境部人以原蠶蠶書旌敬潛嘆曰
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賞或問思
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境何幾若斯思貞
曰不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
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
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
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
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荆

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
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
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
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
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
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
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
猶未用也則天曰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
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

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
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
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
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已崔玄暉等誅討二張
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
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石平常
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
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

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
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
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
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構放於番
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峻爲桂州都
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於桂州利貞屢移牒
索之峻終不遣湜又切逼峻遣幽求峻報曰劉幽
求有社稷大功窮投於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

觀夷滅耶幽求懼俱不全謂峻曰吾忤大臣而見
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峻曰足下所犯非辜明
也峻如獲罪放於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
誅幽求復登用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
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
簿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
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
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璩

大曆新書 卷之六
盧藏用聽涅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
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歎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
足下即未有含蓄意所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
曰士感知已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鬼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
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
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
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
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

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
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
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
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
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廷之事
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
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
命捲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
并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無狀

大唐新語 卷之六 十六
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
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
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
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
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
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時昔馬周起
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
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
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

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尚簡
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

羅

宗見之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儀

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
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
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
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
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
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正出爲晉州刺史甚有

大唐新語 卷之六
異績晚徒失職爲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以及於
禍害

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
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
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
有政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
卿每有一好官缺卽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
人遂無薦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
自陸象先改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誵爲給

事中頲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
頲曰晉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誵何
得屢言近日卽父子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
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
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
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
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事

大唐新語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月新書
卷之二
七

大唐新語卷之七

唐劉肅

識量第十三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即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卧不見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下造門子孫驚以誌報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爲尚書令史旣官達後伏伽談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旣

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爲遼東之人報主之耻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爲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

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續綵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燕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慄陪厠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旣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周司空褒之曾孫博通群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子峻工禮翰善琴棋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
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
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
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有功
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
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
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
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僉爲友善臣
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爲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
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
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
邀虛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
爲多也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
一人稱屈文瓘嘗卧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
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
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

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爲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爲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諫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來始有合葬伏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冲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正兼爲之注先朝雖加賜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冲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

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內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爲說之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內人天軍節度太原尹王皎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多臣子敢當恩賜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

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及爲左相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

朝幾箇來舉朝伏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踈而
不忌林甫嘗賣之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
以富國上未之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
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
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
是漸見踈退林甫陰構陷之貶於袁州遣御史羅
奭就州處置適之聞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于雪
亦見害

牛仙客爲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
逸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尚書張利貞覆之有實玄
宗大悅將拜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
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
貴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隄一使典耳
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爲不
可漢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
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務陛下念其勤勞賞
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
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曰

大周新詩 卷之七
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
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耳羞與絳灌同列陛
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悅翌日李林甫奏
仙客宰相材豈不堪一尚書九齡文吏拘於古義
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為相先是張守珪
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
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
此路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
輕不可理也若賞功臣卽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
恩無敢庭議矣

容恕第十四

是由獲譴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祿養
崔善為明天文曆筭曉達時務為尚書左丞令史惡
其明察乃為謗書曰崔子曲如鈞隨時待封侯高
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政昔北齊奸吏歌斛
律明月高緯闇王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
乃搆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頡利可汗拓境至於大漠太宗謂侍

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暫勞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首耻其雪乎群臣皆呼萬歲御史大夫溫彥博害靖之功劾靖軍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捨而不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捨公之罪錄公之勲也

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爲前軍總管軍次白雀城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親爲傅藥及城破勅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犬馬猶爲主况於人乎彼爲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士也不相識豈是寃讐遂捨之

裴玄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旣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旣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

劉童爲御史東都留臺時蘭暮爲留守輒役數百人
修宮內劉童爲盛夏不宜擅役工力暮拒之曰別
奉進旨童奏之詔決暮二十下謫嶺南童後因他
事左授臨朐令時有勅令上佐縣令送租暮已爲
司農卿知出納暮雅知童清介不以曩事嫌惡乃
召倉吏謂之曰劉侍御頃在憲司革非懲違今親
自送租固無瑕玷數州行納與劉侍御同行亦必
無欠折一切令受納更無所問時人賞暮忠恕

劉名靈童

蘇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妻犯賊左遷冀州刺史及事
釋妻妹請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出入
是常不聞有所累也後爲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
緣江採異竹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
還過荊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
約束不嚴整果爲良嗣所恠乎詔慰喻便令棄竹
於江中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譽爲其兄河東
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
何關涉遂改奏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笑

盧承慶爲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
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
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
非力所及考中中旣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
辱不驚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
其罪後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
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
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平

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強盛詔募猛士
以討之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高宗大悅授朝散
大夫專惣邊任前後四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
怠而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
薦之及爲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師德知之
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
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
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實薦也亦
可謂知人矣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

其所容莫窺其際也當危亂之朝屠滅者接踵而
師德以功名終始識者多之初師德在廟堂其弟
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將行謂之曰吾少不才位
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
以終之弟對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
自拭之庶不爲兄之憂也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
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
唾不拭將自乾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謹受教師德
與人不競皆此類也

楊再思爲玄武尉使於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囊袋
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
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餘並遺不形顏色時人
莫測其量累官至納言則天朝旱澇輒閉坊市南
門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
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群癡宰相不
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鴈行如此辛苦再思
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

大唐新語 卷之七
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
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
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爲
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
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賜宰臣鍾乳宋璟旣拜賜而命醫人鍊
之醫請將歸家鍊子弟諫曰此乳珍異他者不如
今付之歸恐招欺換璟誠之曰自隱爾心然疑他
心耶仗信示誠猶恐不至矧有猜責豈可得乎

知微第十五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
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
當與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
孫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
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構
言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
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宴安論者以爲國祚

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爲後嗣
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
而待彥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適曰主上性多
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
不弘遠大之畧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適以
爲不然大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杖
策謁於軍門太宗以爲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
得吾鄧禹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
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

爲唐宗臣宜哉

李靖旣平突厥傾其種落言於太宗曰陛下五十年
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爲患突厥初平温
彥博議遷其人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魏徵以爲
不可曰夷不亂華非長久之計開元中六胡果叛
咸如徵言

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以李密爲主言於密
曰天下大亂本爲饑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
遂襲取之時在饑餓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

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勳一見便加禮敬引之
卧內談謔無倦及平武牢獲戴胄亟推薦咸至大
官時稱勳有知人之鑒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
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
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安
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
時靖爲左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俱自朝還省君
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

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紇于承基告太
子承乾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太宗大驚亟命召
之以出期不鞠問且將貫其死群臣固爭遽請斬
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歔歔下泣君
集亦自投於地遂戮於四達之衢君集調監者曰
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潘邸早承羈絏擊
滅二虜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
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爲庶人流之嶺南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周

九思齋言 卷之七 十四
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言辯而
理切竒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然
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無何而卒如
文本言

秦叔寶屬隋將來護兒帳內寶母死護兒遣使弔之
軍吏咸恠曰士卒遭喪多矣將軍未嘗降問弔叔
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有志節吾豈以卑賤處之
叔寶後事李密密收入王充程斲金謂叔寶曰充
好爲呪誓乃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後充拒王
師二人統兵戰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
克成死於牖下皆萬人敵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斬首二萬餘級降者二
萬餘人俘獲牛馬十萬餘匹因名所幸山爲駐蹕
山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
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鑾輿不復更
東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師焉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
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

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文多不盡載太宗納之

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罡見而竒之曰此郎君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士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鳥立成其詩曰日裡颺朝彩

琴中半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金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咸如天綱之言

李嗣貞嘗與朝列同過太清觀道士劉槩輔儼爲設樂嗣貞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殺聲旣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日章懷太子果爲則天所構廢爲庶人死於巴州劉槩輔儼奏其事自始平令擢爲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貞宰儀鳳中以封事召見高宗與語無所屈撓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謂中書令薛元超曰此書生雖未解朝庭禮儀名以定體真宰相也則天時爲酷吏羅織下獄有詔出之小吏先聞以告元忠驚喜問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爲元忠也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尅亮醜及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勳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勳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

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沉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王及善爲文昌左相國因內宴見張易之兄弟侍寵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旣無事更有遊宴但檢校閣中不須去也及善因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歎曰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

佳迥秀覽之良久調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
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
士再三慰諭而遣之聞者大噱焉

玄宗東封迴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
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心今甘涼河鄯徵發不
息已數十年於茲矣雖有尅捷亦有敗軍此誠安
危之時也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許其稽顙以息
邊境則蒼生幸甚玄宗曰待與王君夔籌之說出
謂源乾曜曰君夔勇而無謀好兵以求相兩國和

好何以爲功彼若入朝則吾計不行矣竟如其言
說懼君夔黷兵終致傾覆時雋州獲鬪羊因上鬪
羊表以諷焉玄宗不納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
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并害君夔大殺掠男女取軍
資倉糧而去君夔馳赴肅州以襲之還至甘州鞏
筆驛爲吐蕃所擊師徒大敗君夔死之咸如說言

大唐新語卷之七終



大
唐
新
詩
卷
之
七

大唐新語卷之八

唐劉肅

聰敏第十六

貞觀中有雄雉集於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群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爲寶雞祀漢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彰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

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內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譚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南爲秘書監於省後堂集群書中奧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於代

盧莊道年十三造於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窺之請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恠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請敘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卽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諷并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

百餘人令丞深以爲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異卽日拜監察御史

馮智戴高州首領益之子貞觀初奉益并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在金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竒之授左武衛將軍

王義方博學有才華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勅宰相與語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慙有詞學命與義方譚及史籍屢相詰對義方驚曰此郎何姓慙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慙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斯須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慙曰長孫識字耶若此者再三慙不勝忿怒對敬宗毆之敬宗曰此拳雖俊終不可爲乃黜慙拜義方爲侍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

木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勅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勅狀貌胡也

賈言忠數歲記諷書一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以孝聞遷監察御史時有事遼海委以支度軍糧還奏便宜遷侍御史高宗遼東事意言忠奏遼東河平盡其山川地勢皆如目見又問諸將所能

言忠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委龐同善雖非鬪將所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倨儉素自處中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禦方頗剪之儔諸將夙夜小心忠身憂國莫逮於李勣高宗深納之累遷吏部員外

魏奉古制舉推第授雍丘尉嘗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群寮畢謁珽召奉古

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麈尾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畧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小兒郎不閑書判數日崇儀調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帶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

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主案者畧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迴而案於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太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作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除雍州司判子淮開元中爲吏部尚書

李嗣真聰敏多才能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高宗東封還幸孔子廟詔贈太師命有司爲祝文司文郎中富少穎沙直撰進不稱旨御筆灑破付左侍丞賀蘭敏之已下戢候遽召嗣真昨筆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而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爲友高宗覽之問曰誰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郝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時敏之恃寵驕盈嗣真審其必敗謂所親曰久陰大樹或有顛墜吾屬無賴矣因饑年諷_劫

烏令敏之則天姊子也無何果敗

天授中壽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冊命有司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已下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舉朝歎伏

唐休璟爲靈武大總管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托任目前先是突厥與諸蕃相攻安西道絕表奏押至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俄頃草奏便施行居十餘日安西道果奏

大周新語 卷之八
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謂魏元忠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當一也

玄宗幸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宗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啓聞房琯爲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金云非滅賊材又曰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因言崇之宏才遠畧語及宋璟玄宗不悅曰彼賣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目至張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亦無敵也士淹因啓曰旣知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應

文章第十七

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雋大宗戡內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競草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灑血漬方藜雖云百戰勝會自不論

功淹聰辯多才藝與韋福嗣爲莫逆之友開皇中
相與謀曰主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擢盡各効
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
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娛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
之大業末爲御史中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
房玄齡恐資敵遂啓用之尋判吏部尚書叅議政
事

太宗在雒陽宴群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
賦尚書曰日昃翫日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怠
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
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
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栢谷朝
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
每言必約我以禮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
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
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
而意之新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以詩

酒自適盡平生之意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
上官儀獨爲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
嚮詠詩曰脉脉大川流駟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
蟬噪野雲秋音韻凄響群公望之如神僊焉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
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炯與照隣則可
全而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
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王耻
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爲誤矣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
齊飛日遷鴛逐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鑿各披雲喜
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皎林懷栢悅新幄阻蘭孫
冠去神羊影車連瑞雉群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
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
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
貴所坐事雖 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
步至繫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二
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

味道而放錫於嶺南

劉懷一有才藻自瀛州司法拜右臺殿中時右臺監察鄧茂遷左臺殿中懷一贈之詩曰惟昔叅多世無雙仰異材鷹鷂同放逐鷓鴣忝遊陪入任光三命遷榮歷二臺隔墻欽素躅對問限清埃紫署春光早蘭闈曙色催誰憐夕陽至空想鄧林隈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卽真因詠院中竹葉以寄意焉其詩曰濯濯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

聞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後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挿棘省中賞其俊拔

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欽思彥之風韻贈詩曰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一虛襟君子重名義貞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景墜葉下風林若上南登岸希訪

北山岑思彥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
投歡會面顧眄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併
累日同遊處通宵款素誠霜廳知柳脆雪曷覺松
貞願言何所道幸得歲寒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乃
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平霄旣挺千丈榦亦
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構
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投棗獨不凋鳳閣舍人
梁載言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爲

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麵國賦詩曰昔聞班家子
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劔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
險只思清國讐山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
遐廓鐵關方阻修東都日容容西海此悠悠卒使
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爲絕唱

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
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
餘萬斤鐵三百三十餘萬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
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

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
下置鐵山銅龍負載獅子麒麟圍遶上有雲蓋蓋
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
光侔日月武三思爲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
唯嶠詩冠絕當時其詩曰轍跡光西嶠勲名紀北
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
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
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榮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熏
風八舜絃欣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

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而終開元初詔毀天
樞發卒銷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
之曰天門街裡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
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云一條線
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以詩及之士庶莫
不諷詠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
則天初革命大摻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
天御雄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爲天下第
一則天以逸古以來未有科甲乃屈爲第二等其

警句曰昔三監既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陸餘慶孫海長於五言詩甚爲詩人所重性峻不附權要出牧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奉國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聲竹林裡千燈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窻燈林靄裡聞磬水聲中更籌中有會爐煙滿夕風人推其警策長壽中有榮陽鄭屬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

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屬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官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願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

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
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
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曉
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
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鳩鵲樓前新月滿
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詞旨
悲苦不爲時所重善搊琵琶嘗爲白頭翁詠曰今
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
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
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
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
存之詩成未周爲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
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稍爲時人
所稱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
苑等三人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鸞詩其

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
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文成凡
七應舉四叅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
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棟萬中未聞退時故人
號青銅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
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默啜曰此人何不
見用也後暹羅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
去其才遠播如此

魏求已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爲詩曰朝昇照日檻夕
次下烏臺風竿一眇邈月樹幾徘徊翼向高標歛
聲隨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爲年催鄭繇少工
五言開元初山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
鷹深所愛惜因爲失白鷹詩以致意馬其詩曰白
晝文章亂丹青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裡放還迷
梁苑驚池鶩陳倉掃野雞不知遼廓外何處別依
棲甚爲時所諷詠子審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
西垣翰墨林諷詩聞國體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

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
焉可觀僉據才能畧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
玄宗自於彩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
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餘徐堅已下僉有贊述
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
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
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調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
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

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
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
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閭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
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
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
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
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
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
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

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大唐新語卷之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唐新語卷之九

唐劉肅

著述第十八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
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
語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群書理要上之大
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
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
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

大曆新詩 卷之九
絹千疋綵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十卷行於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摭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秘

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着毛蘿藦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楊雄
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
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
事詞理可裨於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製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假冒者悉
不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左散騎常侍柳冲亦明
氏族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咸云自隋朝
以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見害於時而匿其名氏
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子孝經依孔注
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
請停引今古爲證文多不盡載其畧曰今所行孝
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玄而魏晉之朝
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宮蓋虜俗無識
故致斯謬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河上公者漢文
帝時人菴於河上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
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習俗之虛語案藝
文之注老子有三家而無河上公注雖使纔別朱

紫麓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况有識者乎藝文志
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
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
爲識者所歎

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
之難客於徐州今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
其序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
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
也陸得明亦云案鄭志及晉中經部並無唯晉穆

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爲主今驗孝經注與康成
所注五經體全不同則劉子玄所證信有徵矣

蕭何封鄼侯先儒及顏師古以爲贊爲南陽筑陽之
城筑陽今屬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蓋欲榮
之也張良封留侯是爲成例案班固何須穿鑿更
制別奇乎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
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
解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畧曰伏見每汲汲於勸

誘勤勤於課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
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
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云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茲群公屢辭載
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
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間英奇
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
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
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
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
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體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正
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
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
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
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
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
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畧曰孰爲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未鑿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旣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聚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

爲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五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爲本史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代

從善第十九

魏徵嘗取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

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韋棕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槿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槿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槿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韋棕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爲胡所劫者久稱賊不獲時楊纂爲雍州長史判勒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

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尹伊嘗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

補雍州司法

郭翰爲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次於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薦揚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徒煩擾耳卽命駕而去翰性寬簡不苛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歎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祈執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賜死旣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

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卽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爲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戶俄而徵還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雋諸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

大周新言 卷之九
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諛佞第二十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
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
悟佞人爲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上
及叩頭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常不舉首
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
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
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
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
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
遇亂爲鄉里所稱保安青郡遠近歸之初降李密
密敗歸國在代州爲遊客所告遂族滅

許敬宗父善心與虞基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
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貞觀初敬宗以便佞爲
恩德彝薄其爲人每謂人曰虞基被戮虞南甫匄

九層新詩 卷之九
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
焉初煬帝之被戮也隋官賀化及善心獨不至化
及以其人望而釋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見害及
爲封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掌知國史記注不直
論者尤之與李義府贊立則天屠害朝宰公卿以
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勦生人之性命敬宗
手推轂焉子昂頗有才藻爲太子舍人母裴氏有
姿色敬宗以爲繼假姓虞氏昂素與之通敬宗奏
昂不孝流於嶺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

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隴敘其閹閱又爲子娶
尉遲寶琳孫女利其金帛乃爲寶琳父敬德修傳
隱其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
賜敬德其虛美隱惡皆此類也敬宗卒博士袁思
古等議曰敬宗位以十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
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
名唯同於贖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諡法名與
實爽曰謬請諡爲謬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請改
諡禮官議以爲旣過能改曰恭乃諡爲恭彥伯昂

之子也既與思古忿兢將於衆中毆之思古謂曰
吾與賢家君報讐緣何反怒彥伯大慙而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已志
潛遣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
鳴鶴軫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
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
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
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
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胛戶出血高宗曰吾眼明

矣言未畢則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
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爲皇嗣居東宮雒陽人王慶之
希旨率浮僞千餘人請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
爲太子召見兩淚交下則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廢
之慶之曰神不享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爲嗣也
則天固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面覆地以死請則
天務遣之乃以內印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
以示門者當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

則天亦煩而怒之命李昭德賜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門外昌言曰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樸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殺之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祥瑞草表將賀左拾遺王承禮止之味道曰國家事何爲誑妄以賀朝庭未禮曰宰相不能燮理陰陽公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爲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爲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未禮方正有詞華歷左臺殿中轉衛王掾而卒

魏元忠爲御史大夫卧病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獨後見元忠憂形於色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辭拒霸固請嘗之元忠驚惕霸喜悅曰大夫泄味甘或難瘳而今味苦矣卽日當愈元忠剛直甚惡其佞露其於朝庭

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因請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帖紙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麗舞畧無慙色再思又見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寵因諛之曰人言六

郎似蓮花再思以爲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
識咸笑之後昌宗兄弟犯賊則天命桓彥範李承
嘉勣當以取實經數日彥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
賊四千餘貫法當解職昌宗奏臣有功於國家所
犯不至解免則天問諸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
再思時爲內史奏曰昌宗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
効此實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視再思如糞
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
親崇或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
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
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旣出忿其諛媚謂子
弟曰此淚亦何從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鄭愔者滄州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草定張易之
兄弟薦爲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爲宣州司戶旣
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
三思三思見之愔先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恠問
其故對曰前哭甚哀者弔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

笑者賀大王得愔也東之等五人爲上所忌日夜
爲計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
將相之權有過人之智廢則天兵不血刃易於反
掌今料大王之勢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
累知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
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湜鄭愔之謀也累遣吏部
侍郎賣官爲務後與譙王重福構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斷有謀則天愛其類已誅二張滅韋氏
咸賴其力焉睿宗朝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

決然後以聞睿宗與群臣呼公主爲太平玄宗爲
三郎凡所奏請必問曰與三郎商量未其見重如
此其宰相有七四出其門玄宗孤立而無援及竇
懷貞等誅乃遁於山寺俄賜自盡竇懷貞傾巧進
用累遣晉州長史諂事中貴盡得其懽心韋庶人
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爲妻封莒國夫人
俗爲姝母之聶曰奢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
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后阿奢時人鄙之呼爲奢
懷貞欣然自得韋庶人敗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

憲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者誤以爲中官必曲
加承接睿宗踐祚懷貞位極人臣道諛不悛以至
於敗先天中玄宗戡內難懷貞投水死

駙馬張垧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雍容
有度玄宗心悅之謂垧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
垧謝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楊國忠深
忌之時安祿山入朝玄宗將加宰相命垧草詔國
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於唐
玄宗乃止及安祿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於長樂

陂力士歸玄宗問曰祿山喜乎力士對曰祿山恨
不得宰相頗有言國忠遽曰此張垧告之也玄宗
不察國忠之誣疑垧溺洩大怒黜垧爲盧溪郡司
馬兄均爲建安郡司馬弟圻爲宜春司馬

大唐新語卷之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唐新言

卷之九

五

大唐新語卷之十

唐劉肅

釐革第二十一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親政事詔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致使朋友遊好慶弔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絕自今已後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風俗一變澆漓頓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則白紗帽公卿則巾褐裙襦北朝雜

以戎狄之製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隨其好天子多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紋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走庶皆着黃袍及衫出入殿省後烏紗帽漸廢貴賤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於軍旅昔袁紹與魏武帝戰於官渡軍敗復巾渡河迺相倣效因以成俗初用全幅阜向後幘髮謂之幘頭周武帝纔爲四脚武德以來始加巾子至貞觀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幘頭起自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采古法兼更類幘頭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尋廢矣

太史令傅奕博綜群言尤精莊老以齊生死混榮辱爲事深排釋氏嫉之如讐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輻輳禮拜奕長指之如往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奕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

親游手游食易服以迓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
乃追既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
之報持齊一日期百日之張又上論十二首高祖
將從之會傳位而止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
始置街鼓俗號蓼蓼公私便焉有道人裴儵然雅
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爲渭川歌詞曰遮莫蓼蓼
動須傾湛湛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頽甚爲時
人所賞

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
布棘以防令史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
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
莫不首伏初朝庭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
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高宗欲用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
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叅問
政事未可卽卿等同名稱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
官知政事者以平章爲名自待舉始也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正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爲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卽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爲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爲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終畝之禮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親耕於維陽東門之外諸儒奏議以古者耦耕以一撥爲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爲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於是公卿以下皆過於古制

隋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誥詞卽尚書侍郎與之自貞觀已後員外郎盡制授則天朝御史始制授肅宗於靈武卽大位以強寇在郊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着羃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未微之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爲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家家口咸厠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遂

棄羃羅曾不乘車只坐檐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
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羃羅始絕開元初
宮人馬上始着胡帽詵粧露面士庶咸効之天寶
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
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
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蕞衍之戲酸棗尉袁楚
客以爲天子方壯宜節之以雅從禽好鄭衛將蕩
上心方引由余太康之義上疏以諷玄宗納之遷
下邳主簿而好樂如初自周衰樂工師散絕迨漢

制但紀其鏗鏘不能言其義晉末中原板蕩夏音
與聲俱絕後魏周齊悉用胡樂奏西涼伎幅心堙
耳極而不反隋平陳因清商而制雅樂有名無實
五音虛懸而不能奏國初始採瑛宮之義備九變之
節然承衰亂之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泗濱之磬
貯於太常天寶中乃以華原石代之問其故對曰
泗濱聲下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因而
不改

玄宗北巡狩至於太行坂路隘逢稗車問左右曰車

中何物曰稗禮云天子卽位爲稗歲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稗從自此始也

玄宗嘗謁橋陵至金粟山覩崗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寶應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舊制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爲故事

國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覈之吏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爲准乃採經籍古義以爲問目其後官員不克選人益衆乃徵僻書隱義以試之唯懼選人之能知也適麗者號爲高等拙弱者號爲藍羅至今以爲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爲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違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

不得光庭及卒有司定諡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諡爲克平周禮大司徒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卿士代祿選士之制闕焉秦承國制所資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由禮義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賢之詔武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以吏事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煬帝改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筭并前爲六

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以考功員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進二科而已古唯試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十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爲考功性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隣居相善爲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之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

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安將與衆諄之若何衆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曰向之斯言意屬吾也昂與此任吾必不第矣又何籍爲乃陰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勝於通衢以辱之權引謂昂曰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之不臧旣得而聞矣而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澗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辭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

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以權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強復不受屬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肅宗初卽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須肅宗納之拜監察御史房琯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歛以怒天下今已亂矣陛下卽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歛臣也今

復寵之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將何以示遠方
收人心乎肅宗曰今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
然無輕貸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
能對卒用琦策驟遷御史中丞改鑄乾元錢一以
當十又遷戶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
被放黜代宗卽位復判度支鹽鐵事永泰初奏准
天下鹽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載既伏誅代宗始躬親政事勵精求理時常袞當
國竭節奉公天下翕然有昇平之望袞奏罷諸州
團練防禦等使以節制省費使令刺史主當州軍
事司馬同副使專押軍案判司本帶叅軍便令司
兵判兵事司倉判軍糧司士判甲仗士人團練春
夏放歸秋冬追集其刺史官銜既有持節諸軍事
使司軍旅司馬卽同副使之任司兵叅軍卽是團
練使判官代宗並從之袞獨出羣擬爲戢兵之漸
持衡數歲時用小康焉

隱逸第二十二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諷千言及長善譚莊老

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嗟其顏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也哉將授之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大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導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隣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彭觴之殊致嘗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

天者必本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樵枯沴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則兆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沴也

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踣此天地之
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
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
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
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
之災也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
見幾而作不俟終二智之圓也制授承務郎直

尚藥局丞徽初卒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牝牢之奠
月餘顏色不變舉屍人棺如空焉時人疑其屍解
矣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
人間竇範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
桃椎不言而退迯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
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屨置之於路見者
皆言朱居士屨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
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之至降

階與語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庶每加優異蜀人
以爲美譚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
其長年秘術者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
歲則天召之佯屍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
中見至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
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色如死晤焚香啓請
宣天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
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賫璽書迎

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
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跪對每云余
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
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尋下
詔曰恒州張果老方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宵
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
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
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
歸恒州賜絹三百疋并扶持弟子二人并給驛舁

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
或傳屍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
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
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
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慙色藏用博學工文
章善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
氣頗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權要縱情奢逸卒陷
憲經悲夫

司馬承禎字子徵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
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
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
對曰經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一覽
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
睿宗曰理身有要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
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
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

要也睿宗深加賞異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適之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傭供葬畢隱於嵩山師專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兗州徂徠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勅州縣禮致時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說訪

其道義說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聖去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綺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歲時贈束帛羊酒并賜帛一百疋元愷博學善天文然恭慎未嘗言之宋璟與之同鄉曲將加薦舉兼遺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爲刺史邀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愷辭曰微軀不

大唐新語 卷之十
十四
宜服新麗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汚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家取素絲五兩以酬之曰義不受過望之財

白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爲梁丘子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堪爲學官可代馬懷素褚無量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朝散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悌立身靜退敦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早聞通班是錫豈唯精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旦遊上京徐還故里遂

停留數月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二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玄宗異之詔入賜讌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大唐新語卷之十終

大唐新語

卷之十

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月新詩

卷之十

十一

大唐新語卷之十一

唐劉肅

褒錫第二十三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
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
難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劉
徐等並當今傑才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
賜帛五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
傳竇抗爲冀州集諸儒士令相論難時劉焯劉執

思孔穎達劉彥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竇大竒之因問蓋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莫由師傳竇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一於冰也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咸以爲優賢之應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南渝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閣立本畫及侯君集謀反伏誅太宗與之決流涕謂之曰吾爲卿不復上凌煙閣矣

魏徵有大志不耻小節博通羣書頗明王霸之術隋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爲竇建德所執

建德敗委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望乃以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宅無堂太宗將營小殿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使賫布被素褥以賜之遂其所尚及疾殛太宗幸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欲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社之隕徵狀貌不踰中人而素有膽氣善得人主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痛惜

李綱詹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獻生魚者太子召饗者鱠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爲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絹二百疋走迎之數諫太子鬱鬱不得志辭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爲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自

勣始也太宗謂之曰我兒初登儲貳故以宮事相委勿辭屈也勣嘗有疾醫詎之曰須龍鬚灰方可太宗剪鬚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泣謝他日顧謂勣曰朕當屬卿以孤幼思之無踰公者往不李密豈負於朕哉勣流涕而致謝噬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徵爲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徵率兵出末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索跨淶水淶水爲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鎮之九徵盡刊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閻丘均勒石於劔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俘其魁帥以還中宗不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賜繡袍金帶寶刀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蕃贊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徵鑄卽謂此是也

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隔日侍讀詔曰朕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是欲令經史諄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無量等

奉詔整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上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祭移時乃出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衣冠之萃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徃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楊班之詞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最矣

張說旣致仕在家修養乃乘閑徃景山之陽於先塋建立碑表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寵之其文曰嗚呼積善之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爲榮及說薨玄宗親製神道碑其畧曰長安中公爲鳳閣舍人屬鱗臺監張易之誣構大臣作爲飛語御史大夫魏元忠卽其醜正必以中傷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憂掘蟲之變是時勅公爲證陷

以右職一言刺回四國交亂公重爲義死且不辭
庭辯無辜中旨有忤左右爲之惕息而公以之抗
詞反元忠之營出太子於坑陷人謂此舉義重於
生由是長流欽州守政故也文多不盡載

右補闕毋嬰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月
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飲茶製茶餘序
其略曰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
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
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嬰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

終初嬰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
回顧不見一人意惡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
如所夢玄宗聞而悼贈朝散大夫

自漢魏以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爲褒城侯或號褒
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冊孔子爲文宣王其嗣
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
節就國子監冊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宮懸八佾之
舞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發揮此道啓迪含
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

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
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懲戒第二十四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太宗擊
賞數四詔坐者爲詠召閣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
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
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旣而戒其子曰吾少好
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

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
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爲
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
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以末伎進身者可爲炯戒

劉仁軌爲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青州
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漂沒勅御
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
對之猥洩曰公與當朝讎者爲誰何不引決仁軌

唐書 卷一百一十一
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少頃仁軌出
曰不能爲公死劉仁軌豈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
將軍劉仁願尅百濟奏以爲帶方州刺史仁願凱
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署皆稱朕意何
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爲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
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
被徵次於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
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
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旣拜大夫此御史及異武

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若
事不安耶知君爲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
但恨公對仁軌卧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
使當舉冤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爲煩擾州縣
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
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豈
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爲也仁軌後爲左僕射與
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軌征
之軍中奏請多爲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兵

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敬玄遂行大敗於清海時議稍少之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爲至戒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庭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

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婁師德以殿中克河源軍使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罕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拊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壽當八十今

大周新語 卷十一
追我何也復自言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
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
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
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駭入則諂
諛出則奸宄賣官鬻獄海內囂然百寮畏憚如畏
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輩皆不謹
慎多作罪過今且爲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憑恃
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顙頸俱起徐對曰

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
得耶義府怫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
曹楊仁穎奏其賊污詔劉祥道并三司鞠之獄成
長流雋州朝埜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
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取人
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
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
還義府憤恚而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

日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朝庭咸曰直銓宗流品之奇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訐亦趨起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大壞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梧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

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壈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旣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官炎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

中宗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炎居中執權親授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遠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爲獸傳翼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仕進者可不勉歟

周矩爲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勅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識玄爲鞏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

次輩識玄白以初蒞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郊迎之纔上馬弛鐙揖鞭而已敬潛怒攝而案之曰郊外遠迎故違明勅馬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倨無准仰具之識玄拜伏流汗乃捨之後轉魏州刺史爲魏令李懷讓所辱俄又俱爲兵部郎中旣同曹局亦難以爲容舉朝以爲深戒

李知白爲侍中子弟纔怱角而婚名族識者非之宰相當存久遠敦風俗奈何爲促薄之事耶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

宗乃廢后爲庶人虜受日開次及太子太子之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鄂王瑤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等旣受寃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

終夜相恐或聞鬼哭聲召巫覡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酬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適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叅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爲戎首雖理亂安危係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實生亂階痛矣哉

大唐新語卷之十一終



大月新書
卷一
一

大唐新語卷之十二

唐劉肅

勸勵第二十五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被虜至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兄林鬻書爲事文遠每閱書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經尤精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爲祭酒大業末洛經饑饉因出樵採爲李密所得密卽其門人也令文遠南向坐率其徒屬北向拜之遠謂密曰將軍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

猶願盡力若爲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謝曰敬聞命矣密敗歸王充充亦曾受業見之大悅給其廩食文遠每見充必盡敬拜之或問曰聞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入朝遷拜國子博士甚爲太宗所重孫有功爲司刑卿持法寬平天下賴之

趙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及爲佐命元勳身極崇盛嘗謂所親吾所居宅微爲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克事而已身沒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嶽每謂寮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淄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睿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赴乃降勅曰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禮以展殊恩屢表

固陳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今遂所請用
勸浮薄待卿情理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趙武蓋少孤生於河右遂狎戈獵獲鮮禽以膳其母
母勉之以學武蓋不從母歔歔謂曰汝不習典墳
而肆情畋獵吾無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學焉數
年博通經史進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
集行於代於彥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國公睿
宗朝左授嶽州司馬而終張說爲嶽州著五君詠
述彥昭曰耿公山嶽靈思遠神亦妙鷲鳥峻操立

哀玉振清調叶贊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
雲風吹落紅繳湘流下潯陽灑淚一投弔爲時賢
器重如此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
三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史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
彥推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
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饑渴可飲此乳纔遍
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
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

六月庚子
卷十二
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擗踴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彥以狀聞勅付史官時議美之

張洸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洸曰禮宗賢尚齒者重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競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洸主司戶忝參其議乃舉罰刺史已下俸行鄉飲之禮競者慙謝而退風俗爲之改焉

開元初工部尚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第二十六

太宗征遼東留侍中劉洎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於定州監國洎兼左庶子總吏禮戶三尚書事太宗謂之曰我今遠征使爾輔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爾宜深識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僭失者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言發無端甚怪之誠之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必以自敗深宜誠慎以保終吉及征遼還太

大唐新語 卷十二 四
宗有疾洎從外至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獨可憂聖躬耳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異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洎引馬周以自明及問周言如洎所陳遂良固執曰同諱之耳遂賜洎死遂良終於兩朝多所匡正及其敗也咸以爲陷洎之報焉

吳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承乾既廢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棋不定前哲所戒儲位至重豈宜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違阿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卽位房遺愛等謀反勅無忌推之遺愛希旨引恪冀以獲免無忌既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皇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與見內人尚官又不爲禮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

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布罔誣王后與母求厭勝之術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已下切諫以爲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爲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語賜寶珠一斗詔復舊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瘦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觀時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將議廢立勣稱疾不至志寧顧望不敢對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護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翌日又言之遂

良曰伏願再三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不負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隔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翌日高宗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尚欲換舊婦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關汝諸人底事而生異議則天令人以聞高宗意

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爲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念之至其幽所見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爲官婢何敢竊皇后名言訖嗚咽又曰至尊思舊使妾再見日月望改此爲迴心院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卽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今此兩姬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勅示王后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

妃聞勅罵曰阿武狐媚讎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
託生爲貓兒阿武爲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
矣自此禁中不許養貓兒頻見二人爲祟被髮瀝
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祈禱崇終不滅
則天以長孫無忌不附已且惡其權深銜之許敬宗
希旨樂禍又伺其隙會櫟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
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
詔敬宗推問敬宗甚急季方自殺又搽奉節得私
書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卽無忌少髮呼作趙師

陰爲隱語欲謀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
頓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與夫謀反今
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百姓其若之
何翌日又令審問敬宗奏曰請准法收捕高宗又
泣曰阿舅果耳我決不忍殺之竟不引問配流黔
州則天尋使人逼殺之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韓瑗
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已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
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更吏更代占而結奏之遂
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

大唐新語 卷十二
樂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絕
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
之不問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俊
臣案詔獄特造十箇大枷一日定百脉二日喘不
得三日突地吼四日着卽承五日失魂魄六日實
同反七日反是實八日死豬愁九日求卽死十日
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又有枷名
劬尾偷捧名見卽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大

畧如此又與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
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網羅至人織成
反狀每訊囚先布枷捧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
見者冤鬼飛越罕不自誣由是破家者已千數則
天不下階序潛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
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
所告俊臣旣以族人爲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一
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等令承反仁傑
歎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

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免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敘寃匿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

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寃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巾帶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獲免耳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爲高宗所鍾愛自昇儲位敬禮

大臣及儒學之士未嘗有過天下歸心焉咸亨初
留在京師監國時關中饑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
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惻然哀之命家令等
給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義陽宣城二公主以
母得罪幽於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見之驚憫
遽奏出降又請以沙苑地分借貧人詔皆許之則
天大怒卽日以衛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
愛遇毒而薨時年二十四朝野莫不傷痛

侯思止貧寒無賴事恒州叅軍高元禮家則天朝以
告變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
然卽喚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
名青捧者思止間巷傭保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
詞氣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
惡驢而墜脚爲鐙所掛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
之曰汝拒捍制使卽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
爲國家御史須識輕重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
截將無爲抑我承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
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

忠無人仰教思止乃引忠上階坐而問之元忠容
止自若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誣以
謀反誅之其子訴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引刀自
刳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不覺言唧唧而淚下俊
臣奏如璿黨惡人下獄如璿對曰年老目遇風而
淚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旣是因風口中
唧唧之聲如何分雪處以絞刑則天宥之流於瀼
州子景憲訴寃得徵還復本官俊臣無文其批鄭
愔之詞也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競告

事以求官賞左司員外霍獻可嘗以頭觸玉階請
殺狄仁傑裴行本行本獻可之舅也旣損額以綠
帛裹之幞頭下常令露出冀則天見之時人方之
李子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
衫覆牀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與來俊臣爲羅織之黨常按芳州刺史李思徵
思徵不承反乃殺之聖曆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
之退朝遽歸家命人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
徵從數十騎止其庭詬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

章惶怖拔刀自刎腹而死是日間里咸見焉霸纔氣絕思徵亦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齋詣供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卽好事也則天默然

武三思既廢五王慮爲後患乃令宣州司功叅軍鄭愔告張柬之與王同皎同謀反又令人陰疏韋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行廢黜中宗大怒付執政按之諸相皆佯假寐唯李嶠韋巨源楊再思遽出承制攘袂於其間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

承嘉奏云柬之等令人密爲此榜雖託廢皇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誅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結罪又諷皇太子上表請夷柬之等三族中書舍人崔湜又勸三思盡殺之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景所惡貶嘉州司馬三思卽以利貞爲南海都督令矯詔殺之唯桓彥範放竹槍上曳肉盡而死初柬之懼三思讒引湜以爲耳目自使伺其動靜湜反黨三思以圖柬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紀亂常海內忿恚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等謀於袖中發銅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遜子曇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聞則天勅宰臣與御史大夫李承嘉於新開門案問諸相懼三思但僂俛佯不應仲之等唯李嶠獨與承嘉耳語令御史姚紹之密致力士七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於繫所紹之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拆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謂紹之曰反賊我臂且折當訴爾於天曹請裂汗衫與紹之乃自誣反而族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焉尋坐賊污憲司推之獲賊五十餘貫當死韋庶人之黨護之得免放於嶺南

大唐新語卷之十二終



六月新書

卷一

十四

大唐新語卷之十三

唐劉肅

諧謔第二十七

太宗常宴近臣令嘲嗔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
詢曰聳膊成山字埋有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盡此
一獼猴詢應聲荅曰索頭連背暖佞褻畏肚寒只
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歛容曰汝豈不畏皇
后聞耶無忌后之弟也詢爲人瘦小特甚寢陋而
聰晤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古今精究蒼雅初

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贖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畧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墻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卽拔公肋何止傷博博慙而與官

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

對曰朱前宜着綠綠仁傑着朱閭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揚吾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元禮也蕃人爲御史者尋授別勅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活剥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元崇達爲果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達家老婢死駢使未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經一用者克事卽得亦不須道達買直云君家自有須直典出說之一州以爲口實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

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迥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誄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一群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圭猪誅魚虞泥去如儒何得

不饑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
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
以雞猪之事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
遷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
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
遠果毅也景隆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
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
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
光酬之曰錦帳隨煙燭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
不應列星文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
代以細布旣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
御史甘子布使於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
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
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
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
名聞當代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既
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
意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踏蹬幾落省墻東
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卽位邵景蕭嵩韋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既
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
於庭鏗嘲之曰一雙胡子着緋袍一箇鬚多一鼻
高相對廳前捺早立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爲
歡笑後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
鏗旣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
欒迴倒地還如着脚槌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爲元
非五品才時人無不諷詠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
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
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
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噓

姚崇爲紫微令舊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
俱高不依其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

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給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直宿

記異第二十八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標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

隘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役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謂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袁天經益州人尤精相術貞觀初勅召赴京塗經利州時武士護爲刺史使相其妻楊氏天經曰夫人

骨法必生貴子乃遍召諸子令相之見元慶元爽
曰可至刺史終亦逆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
然亦不利則天時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經大驚
曰此郎君子神彩奧澈不易可知試令行天經曰
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轉側視之若汝當爲天子貞
觀末高士蕪問天經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
今年四月死矣咸如其言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踴出
高二百尺有池周迴二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米麥
之異則天以爲休禎號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
書曰臣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
出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
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出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
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立
至則天大怒流之嶺南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郟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
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曆經
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叅校曆經一行乃撰開

元大演曆一卷議十卷曆成立十三卷曆書二十四

卷七政長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

張說奏上請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

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

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兗等州測候

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

乃定安南量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

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

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

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

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

南北之極其朗兗太原等州並差牙不同一行用

勾股法筭之云太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修

曆人陳玄景亦善筭術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

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

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

大也其後叅校一行曆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

妻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升降貴賤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叅之僕常聞有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

下濶而上歛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歛而傍殺墓中抹粉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甕甌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恠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之狀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寘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擲王孫儻葬奢儉旣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曰必

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堅
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
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仁皎以外
戚之貴墳墓踰制椽服明器羅列千里墳土未乾
家毀子死殷鑒不遠子其擇焉

郊禪第二十九

郊祀禮之宗主也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唐堯望
秩周文明發禮備心誠神祇降福東隣殺牛亳社
用人肆忍逞欲禍不旋踵秦興五時之祠淫而無

法漢增百神之祀黷而不經國家遠酌周官近看
隋制無文咸秩事舉其中故撮其首要載之篇末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
爲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
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
不登耶何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
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
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猶密積
歲一豐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

大曆新詩 卷十三
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瘡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人安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泊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耳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宮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爲之識者咸非焉時有羅含府果毅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彝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禪禮多闕不載管仲對齊桓公自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

後西漢一封禪東漢三封禪而張說封祀壇碑云
高宗六之於今七矣意以漢安帝功德不副徒有
告成之文故不以爲數耳漢武帝封太山刻石紀
號其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
仁四字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
天無極生人蕃息天祿未德其歷代玉檢文皆秘

代莫聞知

開元十三年玄宗旣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
故秘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

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筭或求神僊其事微窳
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
更無私請宜將玉牒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
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
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
復繼體丕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庠綏內難翼載
聖文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宴然封
祀岱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御製撰太
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製封記壇碑以紀功德

玄宗將東封詔張說徐堅賀知章韋縉康子元等撰
東封儀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
睿宗以配皇地祇說謂堅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
地祇雖當皇母位亦當皇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
有何嫌而議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鑒
孔眚福善如饗乾封之禮皇后配地祇天后爲亞
獻越國大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
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族誅滅皆由
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園丘韋庶人爲亞獻皆受其
公平坐齋郎及女人執祭者亦多天卒今主上尊
天敬神革改斯禮非唯乾坤降祐亦當垂範將來
爲萬代法也事遂施行

寶應初杜鴻漸爲禮儀使與禮官薛頊歸崇敬等建
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爲太
祖景皇帝受封爲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
地請以景皇帝配座宗廟亦以景皇帝配獻博士
獨孤及議亦以爲若配天之位旣易則天祖之號
宜廢祀之不脩廟亦當毀恐失宗祖報本之道代

宗從之至末泰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
雨至六月執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
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
神不降福愆陽爲災詔旨令百司議乃止先是諫
議大夫黎幹亦奏稱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
天發十誥十難以明之疏奏不納

大唐新語卷之十三終